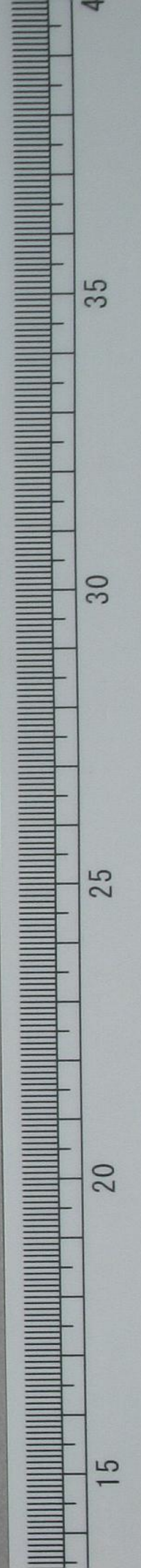


老谷遺稿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2  
5



文庫 11  
A/272  
5

柳田泉文庫

老谷遺稿卷五

常陸 水原元禮著

醍醐欲使道真關白庶政。如基經故事。而道真固辭不受。予謂道真若受之。必無延喜之禍。為大臣者。苟有益於國。區區謙讓不必作。而可諸君以為如何。

義以權之勢。以參之。是後人追論往事之法也。不推義。無以斷是非。不參勢。無以卜成敗。二者相得而後。可以得其情。而無害道。論者曰。道真若受關白之詔。延喜之禍可不作為。大臣者。苟有益於國。區區謙讓

確羽  
言。曰。千古



鹿門曰剥骨。

不為而可是不權義不參勢之說也。甚矣論者之非也。夫讒人之陷害人其慮甚險其謀甚密察其釁而攻其隙雖有智者無能得而逃公起儒林數歲至右大臣當時既來眾望不厭之議况藤氏之熾盛其所援用非親戚門族則庸愚陋劣欲以擅其權而公獨以忠直立朝侃然不撓豈藤氏之所利哉抑時平何人豈不知宇多之所以用公公之所以事上乎宇多患藤氏之專橫思有抑其權故拔擢公以抗衡藤氏時平而知之其欲逞於公可知矣史稱時平及聞公受密旨益惡公欲逐擠之公之不受詔猶然設令公

受詔其忌者宜何如是以醍醐之命公公不肯當且曰無故召臣必招眾疑因命題而賦詩其危疑之情亦可見矣夫醍醐之知公既不及宇多而時平之信於醍醐甚於公以危疑之人受無上之任以猜忌之人議專權之罪又且投之所信任之主吾見其朝拜疏而夕貶官豈待清行革命之議是其勢之甚不可者公慮之熟矣且義亦有甚不可者焉夫關白者果何事也基經因廢立之權挾震主之權於此乎始有關白之目是人臣而侵天子之權者末世弊事之大者也君子之事君必適義義宜然則貶竄斥逐碎首

粉骨固所不辭。義不可為。則王侯之位。千乘之富。固將不正視。公既惡藤氏之專橫。欲以抑其權而已。則為之。是亦尤而效之也。縱令公且為之。能得抑藤氏之權。公豈枉其道而為之邪。何況萬萬無此理乎。果如論者之言。則使公為貪權固寵之人。而又受賤寵斥逐之禍也。此所謂欲益而反損者矣。後之論者。慎勿成敗論事哉。

重野成齋曰。以義論之乎。右相固不陳關白之非職而辭之也。以勢論之乎。受亦罹禍。不受亦不免。寧受而黜退。滿朝奸賊。豈不亦快舉乎。尼父一朝

間誅少正卯。是吾所望于右相。

南摩羽峯曰。辯論明晰。無一遺筆。然熟察之前評。似確。

西鹿門曰。立論著實。無一浮語。使道真之寃魂。無憾於千載之下者。以此論也。  
上田士幹曰。駁得痛快。使管公千載之下生色。

羽峯曰。好發問。

士幹曰。至言。

三善清行封事云。寬平中。臣為備中。今管內有  
 通磨鄉。按風土記。皇極帝時。出勝兵二萬。至天  
 平神護中。課丁纔有千九百餘。臣到時。老丁二  
 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耳。今訪彼地。官吏則無  
 有一丁。衰弊之速。一鄉可以知天下。此有土者  
 之所可深用心。不知處之之術何如。  
 天下有不治之治。有不寬之寬。得其道則治。不得其  
 道則亂。余讀三善清行之封事。而歎王政之不善。夫  
 皇朝取民之廉。至二十征一。而有水旱必減。有疾疫  
 必免。其賦民之輕。既甚矣。然而其弊有若清行所言。

鹿門曰。眼光如炬。

羽峯曰。畫餅可歎。

者其故何哉。是不知以不治之治。不寬之寬治之也。而其弊尤在國守不得其人矣。世之論王制者。誰不美法度之簡。而余則謂王政之簡。特其始焉耳。當天德貞觀之間。民政繁委。所增置不一。且以田制言之。有國造田。有唐人田。有俘囚恩益田。有齊力婦女田。與前之賜田職田之制。公解正稅之別。紛然雜出。有不堪其繁者。且舉天下之田。六年一易。出舉郡稻以收其息。又遣觀察使而巡諸國。是其初皆無非厚本勤穡之意。然法之繁密。吏易為姦。故有寬仁慈愛之名。而無寬仁慈愛之實也。吾觀當時免租貸稅之詔。

羽峯曰。確言。

寬仁慈愛之意。藹然溢于紙表。又駭河解俚。諸國不進正稅。近者五年。遠者廿年。宜其家給人足。蒙無窮之浩澤也。而民之流亡轉死。至如此。是上既不享其利。而下亦不蒙其惠。其咎果安在也。夫民性蠢愚。有餘則散。不足則竊。故先王立之經常簡易之法。而嚴守之。是以上易為而。下易從。夫法甚寬。則民易生。易慢制甚繁。則吏易為詐。詭以易詐之制。御易慢之民。又且付之貪毒之吏。於此乎。民不得不流亡。抑法之嚴有限。而吏之姦無窮。上苟立經常之法。以清淨守之。不至紛亂以擾民。雖法或嚴。猶可以不傷民。不然。

羽峯曰古今此害甚多。

法之過寬治之過詳適足以擾民耳故吾之惡寬非惡其寬也惡其治非惡治也惡其過治也後之為牧民者不可不知也

南摩羽峯曰胷中區畫井然發於言者能如此是

兄所獨

高橋古溪曰拔本塞源之論

上田士幹曰卓識偉論筆筆生動

岡鹿門曰原之當時之制度反復論去極為着實

切當

重野成齋曰經世之才善參議流亞

一條帝寒夜脫御衣以試民寒史稱為盛德之事余以為帝苟知民寒之可苦則何不圖所以暖之御衣之脫不脫何關民之寒苦乎諸葛亮曰帝王之政貴大德而不貴小德惜哉帝存仁民之心而不及仁民之政也

欲平治天下必先正朝廷朝廷不正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方帝之時威畹益橫其盤結於朝廷之上者莫非藤原氏之黨天位之廢立皆出於其手百官之黜陟盡決於其心天子唯拱手而受鉗制是以上意不通於下而下情壅於上帝之脫御衣曾無關於

士幹曰天下之患莫先於上下不相通

士幹曰善善  
惡惡抑揚極  
妙

鹿門曰二典  
至切

又曰頌挫

又曰至曲至  
細

兆民之痒痛而不過為一場話說此所以來論者之  
言也雖然帝知時政之不及前朝孜孜勉勵欲矯正  
時弊其非庸暗之主亦明矣其脫御衣豈不知無補  
於事乎余以為帝之為之蓋有所為而然也藤原齊  
信嘗欲有汲引帝曰凡事須還淳素齊信不能請而  
止道長日獻珍羞聞之不敢進夫帝之言本尋常套  
語而非有俊偉可畏然一時猶能足沮小人之心者  
如此况帝方寒威凜烈之候親脫御衣以試寒苦身  
為大臣寧不能體帝此心哉帝意以為此可以少覺  
動權臣之心也其用心良亦苦矣雖然帝亦不善於

又曰於是始  
出以正論

擇術者矣夫御權臣者與眾人異故威以折其專橫  
之心嚴以攝其侮慢之情然後我之一舉一動足以  
警彼驕傲之心不然則區區之仁惠適足以開彼狎  
侮之心縱令以此能警一時寧亦保其久邪是以齊  
信之引道長之盛饌亦唯止之云爾豈能終服其心  
哉其後權臣愈肆而綱維愈壞至天子為之不安寢  
食豈非帝過仁柔之咎乎嗚呼帝之心曾不能行於  
殿陛之間而望其暴白天下哉論者之言吾固知其  
酷矣

鹿門曰無一字不自至情中流出媚流暢一



唱三嘆。

上田士幹曰。抑揚頓挫。極文章之能事。

重野成齋曰。一條之事。山揚論之詳矣。此篇雖佳

不能出其範圍。

樹堂曰。好發問。

又曰。譬喻妙。

一條帝時。文人才士。褒然累出。內外以詩賦和

歌相唱和。時人艷稱為盛華。然詩賦末藝。和歌

小技。固非帝王之所宜愛。謂之盛事可乎。帝嘗

曰。朕得人才之一事。無愧。延喜天曆。吁。亦誤矣。

請論者之操戈入室。發明帝王之大道。無使末

藝小技亂其治。

世有嗜異味而遺穀粟者。異味未必勝穀粟之美。其

食之亦無飽人之實。然而人且嗜而不措者。唯以其

所罕得也。王公貴人。食必列鼎。日食天下之珍。而不

知為美。白板蓬戶之民。終年糲食。一逢熊踏牛心之

饋則自以為希世之珍。誇言稱譽。如諸穀粟之上。可謂愚之甚者矣。我中古之弊風。得無似之乎。我通李唐。始於推古。而終於守多。中間歷世。不為不久。然持統文武之間。其所資於彼者。官位服色而已。制度禮樂而已。至其詩賦文章。蓋猶有闕如焉者。且文運之開。非一二代之所能周。必待數百歲之久。然後大行。亦理勢之自然也。至守多醍醐之時。乃設科舉。以取學士。於此乎詞藻之學始盛。而聖賢之學始衰矣。夫聖人之學。猶穀粟。無悅人之藜味。而有治人之實效。故得諸心而心正。措諸身而身脩。施諸天下國家而

無不平治。其不可一日闕。猶穀粟之於人。若夫詞藻之業。為之不足以脩身。能之無以施事。猶異味珍羞之悅口腹。而無益人。然而當時捨彼而取此。以為學問之道。莫尚焉者。亦何哉。蓋此時文華大開。無人而不為之。其思慮性情之鬱結。不能伸者。徃徃形之於言辭之間。脫淳樸之俗。而觀明麗闕都之習。如出窮巷閭閻之中。而逢京城都邑之美。目眩心醉。自不知浮華之為浮華也。如旃列朝天子。徃徃躬試之。以為一時之盛事。人之爭為不亦宜邪。是以當時公卿詈笑風雲。詠歌花鳥。以繪句締章。相夸銜。歎艷競

鹿門曰名論

美唯恐其不及遂至以此為博官魚色之資嗚呼文  
果何文而詩果何詩哉而猶且不知止以管原文時  
之賢至欲置鴻臚館以引外國風習之溺人可謂甚  
矣夫詩賦取人本李唐之制其在彼既為長浮華具  
也然彼意猶在以詩賦取人猶之可也我則以詩賦  
取詩賦宜其害之大也雖然弊之至此亦有所以由而  
來也文武之立官制既重此技詔勅宣命待之以行  
律令格式待之以成其貴之不啻瓊瑤珠玉是以諸  
道博士不過六位而文章博士獨位五位文武之為  
此制亦以其所罕見耳殊不知其父嗜異味而貴之

鹿門曰至此  
始見帝王之  
學與論者  
反顧其甚  
又曰結處  
二帝而後  
落虛構盡  
妙不引

其子則日討遠方珍異而致之或以之敗其身是其  
習之使然也是以一條堀河皆目詞藻之士以為希  
世之才以為當時之獲人祖宗之所不及其治之不  
復古不亦宜哉嗟夫帝王之學不傳久矣以林上後  
三條之睿明資之以實學其興復大業必有不難為  
者而其終不能然者失其所以然者也可不惜哉可  
不惜哉

水本樹堂曰洗潑透徹無筆不到感服敬服  
西鹿門曰布叙累累未見斡旋之妙蓋吾兄不甚  
刻意之文唯流麗自在絕不見艱澁之態使人不

覺稱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從白河天皇以後數朝間延曆園城諸寺僧徒  
 每每反戈作逆隨拒隨起至尊患之至有叡僧  
 嗚水之嘆抑法皇之號創于白河而置法親王  
 始于堀河至尊父子皆歸于佛僧徒之跋扈至  
 此亦自<sub>上</sub>致之耳余之所見如此請質之諸彦  
 僧有為法王者僧有乘牛車者僧有帶兵仗者朝廷  
 之尊崇僧徒自昔而然是以來僧徒之暴橫也歟  
 曰未也其貴之我貴之也其富之我富之也一貴一  
 富其權在我其於朝廷之尊嚴猶自若也及堀河以  
 皇子為法親王白河自為法皇上下尊卑之分蕩然

三幹曰衝口而出

鹿門曰一難一解有致

士辨曰。難得一層。

鹿門曰。敏筆。

盡矣。宜僧徒之反戈作逆而不顧也。夫朝廷之尊如天。天位之嚴如日月。而彼僧則以乞丐之徒悍然弄兵。是必有所恃而然也。抑王位者唯皇子得任之。非人臣所得而為。以滕氏之驕恣。其官猶止攝闕。未聞有一人覬覦王位者。豈非以上下之分。不可逾越乎。今堀河以皇子為法親王。是以入臣不可為之位。與彼僧徒也。苟皇子可為僧。則僧何獨不可比皇子。僧徒之輕朝廷自此始矣。雖然猶曰。是皇子耳。皇孫耳。其位猶止於王耳。至白河則屈萬乘之尊而為乞丐之徒。是天子之位。則佛之位。而天下之富。佛之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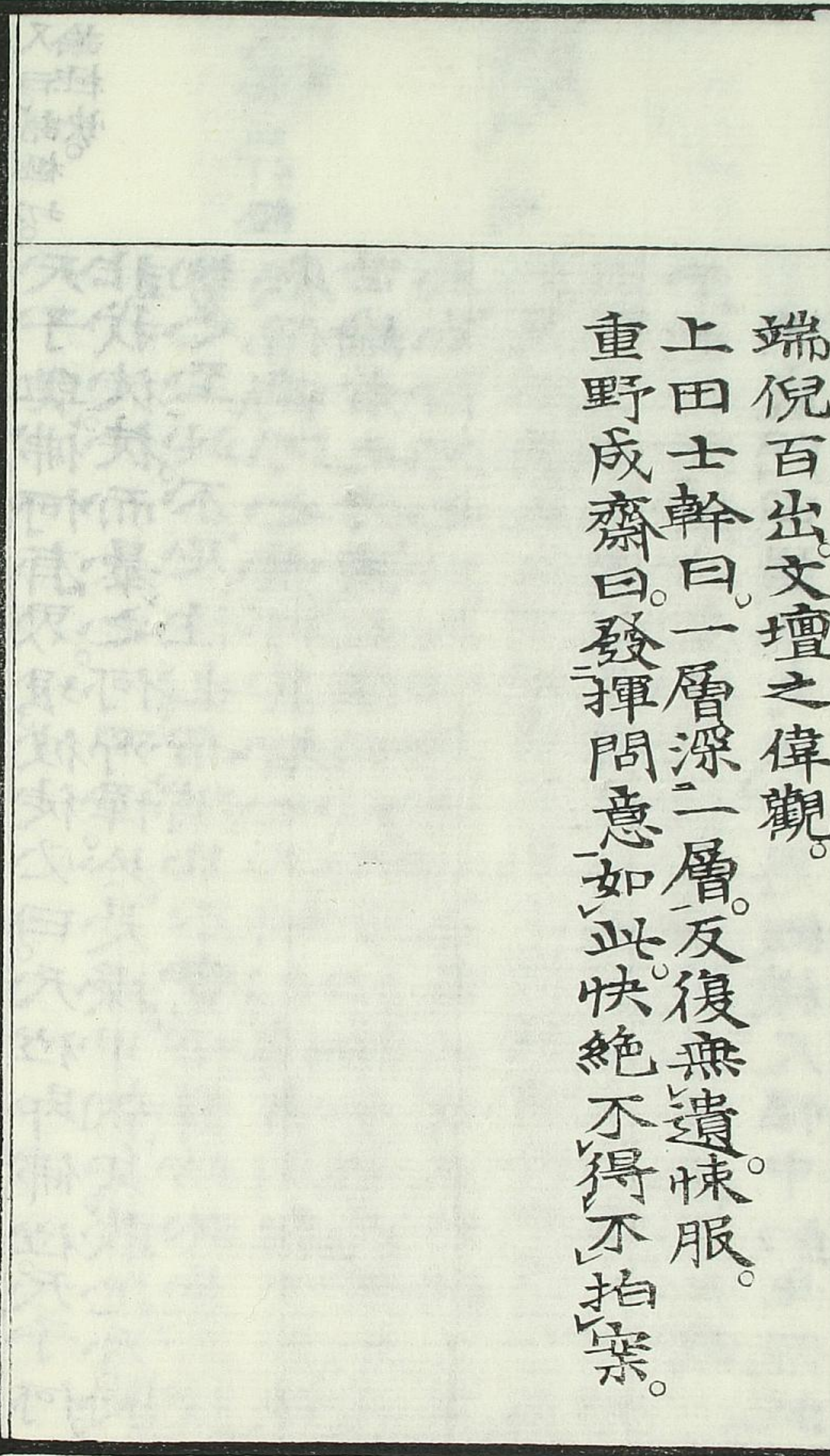
又曰。語極切。

成齋曰。引證切實。

鹿門曰。一轉意外。

天子與佛何有。彼徒必曰。天位即佛位。天子何非我徒。徒而暴之。何所憚。於是探甲執兵。敢犯天闕。勢之至此。不足怪也。而猶且不覺悟。鬱結於邑。至發獻僧。嗚河之嘆。何其智之不明也。傳書周鄭交質。後世論者之所譏。然猶曰。天子比諸侯。勢均體敵耳。未若白河之以天位為佛位也。或曰。聖武自稱三寶奴。是不甚於白河稱法皇乎。子何獨責於白河之甚。曰。聖武稱三寶奴。是聖武自為彼奴。未必與天位相干也。白河稱法皇。供天位而與彼。其罪願不大哉。兩鹿門曰。議論奇快。才思縱橫。尺幅中幻生龍蛇。

端倪百出。文壇之偉觀。  
上田士幹曰。一層深。二層反。復無遺悚服。  
重野成齋曰。發揮問意如此。快絕。不得不拍案。



鹿門曰。一語  
論破曰。卓論  
士幹曰。卓論  
偉識

窮鳥投懷。雖獵夫知憐之。平忠致以任俠自豪。  
而源義朝之窮投也。已不能出力濟之。還乘其  
窮而殺之。吁亦甚矣。然義朝得罪天下。非義士  
之所宜助。吾特憎忠致前藏匿之後。忍殺之。反  
復無常。  
史遷作游俠傳。有深取於匹夫之俠。遷激于患難。故  
然而後世議者譏焉。然吾嘗曰。氣運盛而俠亦盛。氣  
運衰而俠亦衰。任俠關於氣運之盛衰。則俠亦決不  
可少者矣。夫赴入難。濟人急。世之所甚難。而人之所  
甚避。而彼俠獨能奮而為之。或闔門滅死而無悔。猶

鹿門曰武愚  
二鹿字義朝之  
鐵齋曰罪

且耻誇其功。耻伐其德。是豈非所謂賢豪間者乎。然世道之方盛。人重名而輕死。雖懦夫怯者。猶有能自奮。況於號為俠者乎。及其衰也。忘義而徇利。不啻不能赴急難。又且隨而利之。其號為俠者。概皆是也。何況其他乎。俠之關於世運。如此矣。源義朝之出走。因其臣政家而投忠致忠。初納之。既而聽其子言。而掩殺之。其志之鄙。甚可憎焉。義朝獲罪於朝。不為不然大。然事出於經宗。惟方之姦謀。而成於信賴之狂倡。義朝武愚。為此輩所詿誤。窮其罪。不過一鞭笞而放之。於一絕島而已。今窮而投我。縱令不能藏而舍之。

科的不可易  
羽初曰拒之  
其初曰可其  
鹿門曰志致  
心事揭得明  
最事曰叙得  
痛快曰一轉  
論愈切一作  
之於尤注者  
在曰其得於  
又曰其故於  
中者深亦其  
仲於筆亦其  
鹿門曰筆亦  
一轉應前雖  
道盛衰之則  
無此一段則

亦宜先其所之。若其不可也。則盍當其初而拒之。而中道殺之。進退何所據也。蓋忠致見諸源之衰亡。平族之方興。故欲以之博富貴。推其心。與盜賊何別焉。不然則窮鳥入懷。獵夫猶憐之。忠致以任俠自豪。其豈獨忍殺之邪。雖然吾固不獨咎於忠致也。保平以還。世道衰頽。人見利而不知義。父子相鬪。兄弟相鬪。清盛以侄殺叔。義朝則以子戮父。三綱墮而九法淪。亦何在於朋友交誼之厚。是以若忠致名為俠。而其實盜賊之不如。俠之不俠。豈非世道之使然哉。嗚呼。俠固非有賢人君子之行。然其制行立義。有可尚者。

使世有此徒。赴人難死入急。亦足鼓舞一世。而振懦氣。後世議者。則曰。此輩亂俗敗化。非盡誅之。則不可也。是率天下而使賣友。規利若忠。致而後可也。天下寧可得而治哉。故吾所取於俠者。與史遷同。而其所以取者。則異矣。

重野成齋曰。江戸俠名于天下。而今日此輩名行。萎恭卑下。亦氣運使然。作者寓意蓋在于此。西鹿門曰。此先哲未言之論。識已起絕文。亦雄拔。不覺使人拍案稱快。又曰。嘗見班史遊俠傳。其所載人物。不過馬史所

取。豈非昭宣以下。氣運衰替。俠客亦不再見乎。南摩羽峯曰。繩墨之論勝。而俊豪之士不出。此編大有益於世教。上田士幹曰。僕常竊好游俠刺客傳等之人。以為此輩人。唐宋間不可復得者。由世道之降耳。



後烏羽之立。出兼實之議。其言曰。平氏挾乘輿。吾討之無名。宜立新主。以繫天下望。舊制無劍璽。不得即位。宜循繼體例。姑稱踐祚。待劍璽而後即位。法皇從此議。於是壽永元曆正統之論起矣。責兼實者曰。當時至尊。擁虛器。民心之所繫。在法皇。法皇而在焉。明諭源平二氏。徐處置之可。不宜遽立新主。以絕平氏望。兼實見當時立君之易。附會法皇之旨。而利於源氏耳。然後世藉口。僭竊不絕者。兼實之罪也。此說當乎否。且假使諸君居兼實之地。為之籌畫。將奈何而

羽峯曰破荒  
天外夏出人  
意表曰確言  
樹堂曰確言

羽峯曰大然  
大然

可敢問

余嘗云神器之說行而皇統微皇統愈微而神器之  
說愈盛故其說之長短可以卜其世之盛衰矣夫神  
器之尊嚴固不待言自天祖以此傳於天孫列聖尊  
奉焉端嚴肅祭莫之或懈然而未有稱說其尊者以  
其尊固不待啾啾稱說也方此之時人心淳素上下  
相親一無有萌非望之念者雖神器微皇統未嘗不  
尊嚴也及至後世人情偷薄上下離心逆賊亂臣動  
窺朝廷於是乎不得不假神器之尊以維持之是兼  
實之所以有此說也然天下之似是而非者未有若

韋軒曰正確

士幹曰引典  
確實

韋軒曰讜議

羽峯曰冷語  
極

兼實之議者也安德幼冲非得罪於祖宗雖有南海  
之幸神器嚴存焉是天位之重固在帝身也故帝一  
日猶在則是一日之天子也法皇焉能得而廢之昔  
司馬熾遷平陽綱目書六年李哲在房州綱目亦存  
正統則帝之播遷亦不為無繫民心吾不惜其絕平  
氏之望而惜其輕皇統也兼實之言則曰神器在彼  
則吾未得即位姑稱踐祚以絕後之僭亂雖然既立  
主以踐祚天下誰亦知其非即位兼實苟懼後世之  
僭亂何如無立其主既立其主豈得禦後世之僭亂  
即欲恃區區尺寸之義以消僭亂之端何異乎放飯

一士難論得周發

流啜而問無齒決也。是以異日足利氏之擁立光明。至有尊氏為劍。良基為璽之說。是未必不藉口。當時其辱神器而輕皇統。為如何邪。則兼實之所以重之。適所以輕之也。或曰。方帝幸南海。幸有法皇之立。鳥羽。否則帝崩。鳥羽將從誰而受天位乎。曰。天與祖宗與之。未必待於法皇也。然而天位之所在。則神器亦歸焉。何必用啜啜稱說乎。  
水本樹堂曰。吾兄之立言。可謂以萬世綱常為已任者矣。僕嘗著正統辯。文雖天淵。立論不期而合。上田士幹曰。卓乎不可及。

岡鹿門曰。大議論無一語不緊切。不如此不足為大手筆。  
南摩羽峯曰。論緊切。筆銳利。加之以變化之妙。極是佳文。

南齊書曰：謝靈運以事獲罪，謫居尋陽。靈運嘗於寺中作詩，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風塵常作客，興廢總為傷。春水看春草，新花見故鄉。年年非故物，處處是離宮。」

賴政勸以仁王起兵，似無謀。然從賴政夜攻之，策庶幾可成焉。或謂賴政雖敗死，他日義仲賴朝之起，職賴政之由矣。則論平氏之功，賴政為首，諸君以為如何。

法皇幽厄，帝猶幼冲，而上皇則仁柔不斷，賴政欲舉大事，非賴以仁王抑不可。是其謀未可輕非也。然則亡平氏之功，賴政與有力歟。曰：然。吾惟惜其輕舉妄動，以徒取敗耳。若其功則何可滅也。凡事莫難於作始，功莫大於為唱。是賴政之功，所以為大也。不見火燒屋者乎。方其火勢鬱勃，燄烟衝空，救火者圍視環

竹處曰。好譬

列未。有敢近焉者。及其一人能奮而撲之。眾且奮激。撲滅。雖爛死無悔也。平氏之虐。不特火也。宗族衆強。威權赫烈。執若負隅虎。雖天下之勇夫。莫之敢嬰。方此之時。賴政能以身試之。事雖不成。固足以折姦雄之志。而鼓天下之義氣。非賴政為之。唱賴朝亦無能繼而起也。然賴政之檄於諸源。甚善矣。其稱兵於京師。甚不可。夫京師之為地。偏迫單露。既非用武之地。加之平族充溢。莫一非其黨者。賴政即欲恃圓頂方袍之山徒。以濟其事。其謀豈不太踈邪。設令夜攻之。策行亦見其同歸於敗也。抑成親之死。俊寬之慘。

竹處曰。好譬

是賴政之所親覩也。即不前車之是鑒。而頓蹶之跡。其敗亦宜矣。為賴政計。宜早檄於諸源。而先舉兵。夫賴朝以源氏之胄。子立於一孤鳴門族衰於纒保一身。是其心豈一日忘平氏哉。賴政一以王命告之。其應之不必待吾稱兵也。諸源舉兵。則平氏不得不出。兵平氏出兵。京師不得不寡。單賴政於此徐起而制其後。則吾見其不崇朝而平氏既滅也。則功成而權歸異日。賴朝之專橫亦庶幾不至如彼也。雖然。賴政器度狹小。固不足為之。彼身位大臣。上觀法皇之幽厄。下目萬姓之塗炭。無能一言以救之。俛首下氣。甘

古溪曰奇警

為之役其志氣既無足道者其稱兵亦不過憤其朝  
侮而怒不得志是以其舉措之匆忙至此一敗以成  
賴朝之勢遂致大勢一變不還嗟吾不惜於賴政之  
敗而惜於賴朝之成也而其區區之功固不足論當  
時以賴政為智者吾不信也

高橋古溪曰早檄諸源而後舉兵極是妙策

水本樹堂曰筆鋒銳利所向無敵

安達竹處曰一氣呵成無一句之懈怠高手高手

國司之名因其舊稱與羽之治一遵秀衡之舊  
賴朝之更制建法名仍其舊而隱然變其實故  
人不之覺焉是其術之甚巧者所以籠絡天下  
人也歟

事莫難於變革又莫易於變革人心未厭其舊也而  
我欲改易其法必有大佛人情者起而強為之其歸  
必至招大亂此其所以難也人心既厭其故也則人  
人無不欲其變我徒其所欲而徐導之不動聲色而  
天下既就吾法此其所以易也難易之異唯在人心  
之向背制變者不可不深求其說也上古之大制一

韋軒曰起得  
類拔曰有識  
古溪曰自非  
之幹曰必非  
士得已者有  
不佛人情若  
佛人曰炬眼  
竹慮曰炬眼

士幹曰乃確

古溪曰引史  
論不徒

變於中宗而再變於賴朝皆能因勢以制變是以大  
勢一變而人無之覺其術之精後世不能及也吾請  
詳論之中宗之廢國造其漸歟於仁德履中而成於  
孝德自成務經理天下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置上  
下數十百歲國造之政亦弊矣故仁德履中錯置國  
司以姑為小變革是其二帝之紀所以往往有國司  
之用也抑國造者世其祿而襲其官國司者擇其良  
而用之知不肖而退之是以國造之治日弊而國司  
之治日新或齊曰大化時民心亦以向背廢中宗之  
所不得已而天下之所不得已也則國造之廢中宗之  
所不得已也則國造之廢中宗之

士幹曰無不  
看到

羽峯曰斷得  
不失分寸

王之法而民無搖動中宗制變可謂詳矣賴朝蓋得  
中宗之意者而其術更加巧焉天慶以降王綱不振  
制度紊亂牧民之官概不得其人甚者國司不赴任  
遣自代而就治焉侵漁狼藉民墜塗炭至壽永元曆  
而極矣賴朝崛起於東隅深察眾民之利病首請置  
守護地頭以督捕盜賊朝廷不察輒聽其請其所謂  
守護地頭者亦因舊所有之名而用之是猶中宗因  
舊所有之國司而用之然中宗以天子變革舊制故  
置國司而廢國造賴朝以入臣陰奪王權故置守護  
地頭而不廢國司所為雖不同其制變則一也元禮

古溪曰。反映

曰。吾讀賴朝所戒飭守護地頭之令。曰。賴朝成齋曰。可謂巧哉應前起後。其文曰。勿侵國司之權。勿碍國司之治。如曰。惟司督捕而不使預民事。可謂能捨虛名而收實利者矣。抑守護地頭。雖不知始於何時。意亦當時所錯置而救國司之弊者。猶仁德履中之於國造也。賴朝則以此輩。布置天下。或新銓以補不足。而此輩熟民事習世故。非若國司之驕傲貪汙也。則民心成齋曰。不在彼而在此。亦可見矣。况其意之所向。不獨備督捕爵賞以勸之。刑罰以懲之。所以愛養斯民者。無不至。此其所以能陰奪王權而歸之掌握也。譬諸大江巨川。下

古溪曰。好喻。

流塞於勢。將他徙。我預疏一道。以待其決。而曰。吾非徒川。而天下不能察其故也。賴朝之為事。一無不出於此者。故其平與羽。勝其廳曰。奧羽之治。一遵秀衡之舊。而其所以叙用者。則葛西清重也。高橋古溪曰。古今大變。一覽瞭然。如指掌。真為有用文字。水本樹堂曰。上下數千載。爛于胷次。故無所行而不達。是所以論之當。所以筆之利。岡鹿門曰。大得論贊之體。上田士幹曰。以二十分之見識。洞觀二千年。宜其



縱橫於筆也。悚服。  
安達竹處曰：一意反復，議論有多少之曲折，而首尾相援，常山蛇勢，筆鋒不可當矣。  
南摩羽峯曰：史傳瞭然於胸中，故能成此好文字。秋月韋軒曰：有識者之文，可誦，使入贊嘆不已。重野成齋曰：此篇分疏古今二大變，明晰如觀火。賴子成輩所未言及其偉識卓論，非備才學識三者不能也。吾將寫一通，以為巾箱之珍。

官軍克京師，車駕還闕，詔罷關白。夫攝關之置也，久矣。而帝一朝罷之，且親政之初，汲汲乎此者，是必有故焉。願與聞。

元弘四年十月，遣皇子義良親王鎮東邊，准大臣源親房輔之。十二月，以皇子成良親王為上野太守，出鎮鎌倉，以左馬頭足利直義輔之。詔曰：古者皇子若大臣皆親臨戎，方今王政維新，不宜分文武為二途。大哉言此！上古神聖所以能開拓疆宇，平定下土也。帝出於數十百歲之後，而能繼數十百歲之廢典，以與時變革，帝之見可謂卓矣哉！然而帝之有此舉，亦

古溪曰：以使  
皇子鎮四方  
對說太是巧

有乃根焉。何乎。曰。罷關白也。帝親政之初。百事紛興。日不暇給。而復闕之初。首罷此職。此帝之意。必有不。可已者也。夫官職之制。強弱之所關。而明王之尤所。慎重也。上古之制。官文武一途。海內皆兵。武威之強。盛遠及海外。中古官分文武。而用人不限品流。將軍。或出於文吏。而武臣或入而掌樞要。未有文門武士。之號也。故大權不分。而天下治強。內無專權之臣。而。外無跋扈之徒。及藤原基經。因廢立之權。而關白。庶。政於是乎始。有關白之目。而朝廷之政。權盡歸其族。公卿大臣。安逸樂武。臣隱然。養其強。積重不回。遂成。

樹堂曰。此一段甚妙。鹿門曰。此一段網盡新政之大畧。

古溪曰。鐵案。

天下大亂。此致朝廷失權者。由藤氏之專橫。而藤氏。專橫之極。則在關白。帝能知其弊之所由。故即位之。初。置記錄所。以摠攬朝綱。及其復闕。而即罷關白。外。又拜皇子。而鎮天下。置一廢。莫非收大權。然後內外。兼制文武。一途。聲氣相通。而無偏重固滯之患矣。故。今日之拜皇子。則前日罷關白之意。而即位之初。置。記錄所。則復闕之日。罷關白之根。帝之成算。亦大矣。雖然。余猶有憾焉。帝徒務於名。而不務於實。其意。極。美。而其術。猶疎。其再致板蕩者。不獨政刑之失也。何。者。自平源之盛。關白之職。唯存空名。名為關白。而其。

實一朝貴耳。故有之不足以損政權。無之亦不足以收政權。帝之罷關白特收空名而已。然是猶曰關白者專權之器。今雖無其實。他日又無覲其實者乎。則不可不供其名而廢也。吾所甚憾者。諸王之制失其宜也。夫時異而制亦異。勢變而政不同。帝之命諸王子亦以此耳。雖然。當時尊氏以下。胙土甚大。擁兵甚衆。大者連數國。小者不下數郡。土地沃饒。甲兵充足。此非賈生所謂尾大不掉之勢乎。而宗室親王介居於其間。不任藩維。不臨衆民。名為鎮撫。而其實甚輕。無事既不足鎮壓。強藩而有事無以遏其鋒。是以高

鹿門曰。與題  
意之然。與背  
宜持來。結白  
之事為結。

氏反逆。海內糜沸。一出一入。無能制之。大業遂以廢絕。此非制之失者哉。嚮使帝審鑑時勢之變。封建宗室。而布列天下。封土之大者。割之。據要衝者。遷之。新舊相因。犬牙相制。雖有百高氏。焉能逞其反逆。縱令反。亦有以制之。惜哉。帝徒務其名。而遺其實。其意甚美。而其術猶疎。一時之廢置。不救其亂也。嗚呼。以帝之睿明。豈慮所不足乎。燕安蠹其心。而嗜慾撓其志。故聰明有所掩。而思慮有未悉也。然則使帝大業不畢。大勢一變不回者。皆莫非燕安之為。後之人主。其知其所慎哉。

高橋古溪曰。識卓筆遠。要是佳文。

西鹿門曰。下筆則經國之大務。文樸見卓。一感服。蓋吾輩苦胸中無論。如吾兄苦胸中多論耳。上田士幹曰。議論源源。非胸中有十分之見。不能然。僕亦作此題文。口鉗而不能言。見此篇。瞭然矣。重野成齋曰。兄持遣皇子鎮撫四方之說。適得廢關白一問。事亦相比類。故因此問發彼說。篇中鎮撫事多。而攝關事少。往往至與題背馳者。以此也。僕之妄揣如此。不知果然否。若夫議論則包括古今。瞭察事勢。可以傳於不朽。

鹿門曰。輕。輕。生。着。筆。精。米。隨。

藤原藤房之挂冠。吾断然以為非其時。

事有如非而其心不然者。據其迹則罪甚大。原其心則否。吾寧取其心而捨其迹。而藤藤房之論決矣。後醍醐中興。虐臣伏誅。帝侈心漸長。沈溺酒色。而怠政事。藤房因龍馬之事以諫。帝不用。即日棄官而遁。世之論者。遂謂藤房潔身而避亂。其失臣節大矣。且當時文臣內諛。武臣外怨。而高氏擁大兵。而瞰於其後。雖天下之至愚。知其又將亂矣。藤房在其間。不能防之于未萌。偶因龍馬之事。一諫而止。以飾己遁世之非。雖置萬喙而自解說。天下其誰善說之。噫。使藤

古溪曰。創論。

鹿門曰。藤房心事。畫出如

古溪曰。以重盛伴。訪太佳。

房之心。而果如此乎。則其罪固將不容誅。猶何以臣  
節責之。此皆不原其心之論也。予謂藤房忠諫有餘。  
而操鍊不足。可與同安樂。而不可與同憂患。是以筮  
置之幸。有王之厄。憂哀悲傷。不能自已。至誤認官軍  
而欲自殺。此非藤房為其身謀。不忍目帝之屈辱也。  
嗚呼。此心。豈忍使帝再逢播越之禍哉。故寧泯滅於  
溪壑之間。以自緩其憂。所以其自為。莫非為帝也。吾  
見其筮置之賡歌。幽怨悲哀。絕無振勵奮發之氣。此  
亦足以見其性之所近矣。平重盛傷清盛。暴虐直言  
苦諫。冀悟其父。而清盛不用。遂祈死於熊野。重盛不

鹿門曰。無此  
結畢竟邪論  
佳。古溪曰。結得

忍見其父罹禍。而有禱死之事。藤房不忍見其君逢禍。  
而有遁世之舉。故藤房遁世之情。董盛禱死之心。君  
父之情異。而處之不同也。雖共不能救禍。敗其無怨  
悔之心。則同矣。不然。則以藤房之忠。豈忍獨潔其身。  
而外視其君之難邪。雖然。子之事親。無殺其身之理。  
而臣之於君。死生以之。以二人之賢。有此謬行。何哉。  
曰。佛教蠹其心。而大義未明也。

高橋古溪曰。寫出藤房心事。如觀火。藤房必領於  
地下。

鹿門曰。以至情之語。曲折論去。末一歸之大中

至正之義如是而滕房可以無辭於泉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源准后常歎皇統之不振著神皇正統記等書其寓意盖非淺渺也願諸君詳論其心事以明

于千載之下

羽峯曰起得而善

有真寘之忠而無赫赫之功庸士曲學之徒所不及知而為萬世不可易之標準源准后之功大矣吾每讀公關城乞救之書未嘗不為公痛恨歎息曰公之方在關城王室之大權既去高氏之逆節既成雖天下至愚者亦知其不可為矣而公獨慷慨感憤以恢復為己任陳君臣之大義以招聚義故其精忠義烈千載之下猶莫不感激然而當時將士依違觀望一

羽峯曰。引二書大佳。

無應之者。關左盡為賊有。可勝歎哉。及後讀神皇正統記。而後知公之功。不見於當世。猶照明於後世。公之志。不伸於一時。猶得伸於千載之下。亦未嘗不為公欣喜感泣也。公居將陷之孤城。而當姦賊日盛之師。不為擊賊守城之謀。而為區區鉛槧之業。此其志果何在哉。嗚呼。當時勤王諸將。前後覆沒興復之不可為決矣。公乃述神州之所以立。皇統之所以無窮。旁言世道之所以隆污。以箴諫天子。其於南北正閏之間。蓋三致意焉。以待後世之來者。其功可與楠公之忠節並驅而爭先。夫以公之忠。豈不能以一死報

君願棄一身而為匹夫之諒。未能張行在之勢。而却益賊徒之虐。孰與忍一死而立萬世之標準也。此公志之所存。而俗學之徒所不知也。然而後世作史者。依以為準。皇統正閏之辨。得明天壤間公之功。不夫哉。

南摩羽峯曰。吁咽慷慨。使讀者悽然發感。高橋古溪曰。說源公之心事。明如觀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鹿門曰。好冒

正平五年。足利直義歸順。實世曰。宜斬之。實為  
 正論。朝廷竟從師基親房等議。納其降。七年山  
 名時氏歸順。八年足利直冬歸順。十五年仁木  
 義長歸順。十六年細川清氏歸順。皆納之。其失  
 紀綱亦甚矣。所以官軍終不振也。設使諸君立  
 其朝。將如何處之。  
 生乎千載之下。而論乎千載之上。執平世之常議而  
 律亂世之變事。未有能獲其事情者。凡事詳乎近而  
 略于遠。情親于今日而忽乎昔時。以忽慢之心。論疎  
 畧之事。宜矣。其論愈密而其情愈濶也。正平五年足



鹿門曰。人情動。吾兄等。技獨。

利直義歸順。源親房議而納之。世之論者非之曰。失紀綱。亂名教。官軍之不振。職此之由。夫直義天下之大逆。使東輿播遷。三室危難者。莫非由此。賊當時實世之議。其誰非之。然而親房獨斷。然抗議納之。而不疑。此豈無所見而然乎。嗚呼。後醍醐。斃數世之大讎。而雪父祖之深耻。上下百五十年。而王室之權始得復古。而功業未全畢。而天下再亂。勤王諸將前後覆沒。而王室日微弱。恢復之業。百不能保一也。唯其所幸者。逆賊基業未固。而內亂方作。兄弟內鬩。權臣外縱。高氏父子東奔西竄。救敗不暇。此猶少有可乘之

又曰。當時之衰態。二語盡之。

機也。而會直義來降。此時而不能為。是竟無可為也。親房之汲汲乎納降。非以此乎。且當時名教掃地。人見利而不知義。強則附之。弱則去之。朝北暮南。唯利所在。故一戰之勝敗。強弱之所分。而一軍之向背。可以卜盛衰。我能開自新之路。以招納之。大示形勢。以臨之。天下將有響應者。此山名細川。諸氏所以連年歸降也。唯天不祚南朝。師徒撓敗。終乎不振。此豈獨計之罪哉。不然。則名教之敗。親房之所大憂。而其尤所慎重。親房豈以一時之利害自敗哉。

岡鹿門曰。准后心中。多少曲折。發摘無餘。立論如

此而後不落虛構。

上田士幹曰源公之納降竟不免為曲獨公之有

識果非徒然也如此論去賢者之意始為明白論

至此種始無餘蘊。

高橋古溪曰於曲直外說出源公心事文乃不落

陳套老手老手。

南摩羽峯曰以紆餘之筆論紆餘之情至精至密

源公之心蓋不外於此然其非正則千古不可易

也。

010190527021

48-13145

